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一 著雍活灘
盡一年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
德成功高皇帝

洪武元年

元至正二
十八年

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太祖祀

天地于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

追尊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

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廟

號仁祖妣皆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

子 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有差

丙子頒卽位詔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爲王 丁

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宴罷謂御史中丞劉基曰堯舜

聖人處無爲之世猶且憂之況德匪唐虞處天下者其

得無憂乎朕賴諸臣輔佐之功尊居天位每念天下之

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中夜思之輒寢不安寐憂懸于

心 辛巳御史中丞劉基翰林院學士陶安言于上曰

適聞仿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

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爲不善而一概是從譬猶

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

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

書令乎時帶刀舍人周宗上書請教太子上因謂起居

注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

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

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

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

之意至深遠矣于是以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

子少傅

陔異明史達傳及潛菴史稿皆作少傅惟諸王傳作太傅誤也按之上下文師保傳皆無加太

者今從

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其詹事左右率府諭德贊

善賓客等竝以朝臣兼領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
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
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于安佚軍旅之事多忽
而不務一旦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既異置東

官官明史本紀系之辛巳紀事本末作辛丑誤也至陶
凱請置東官官屬在三年見明史禮志蓋凱以三年七
月爲禮部尙書請置東官官當在其時諸書竝
系之是年正月下蓋牽連竝記耳今分書之

初皇

后馬氏從上軍中躬習勞苦親緝將士衣鞋值歲大歉
上又爲郭氏所疑嘗乏食后竊炊餅懷以進肉爲之焦
居常儲糗脯脩供上無所乏絕而已不宿飽及貴上
比之蕪蕪豆粥滹沱麥飯每對羣臣述后賢同于唐長

孫皇后退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同艱難且妾何敢比長孫皇后也至是以諸臣進秩上欲訪后族人官之后曰爵祿私外家非法且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一旦驕淫不守法度前代外戚之覆敗皆由于此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陳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嚴以法令辟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頓首曰

陛下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時濫與基同拜御史中丞
廷臣多伺上意務嚴苛濫獨持大體或以爲言濫曰憲
臺百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爲能邪 甲申詔
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論中書省
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亾過制之取民多病焉夫
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鑄等往定稅額此
外毋令有所妄擾是時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章
濫屢以爲言至是請定處州七縣稅糧視宋制畝加五
合餘悉除之上多劉基功命青田縣勿有加曰使劉伯
溫鄉里子孫世世傳爲美談也一日問基以生息之道

基曰在于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先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丁亥上御東閣陶安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安謂喪亂之源于驕侈上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亾卿之此論深契予心又與羣臣論學術安進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自非豪桀鮮不爲所

惑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人主急于功利多中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

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阮異明史安傳

兩事竝記無月日證之學士集首所載劉辰國初事蹟作是月丁亥檢洪武寶訓同惟寶訓論學術別書癸巳今仍據學士集牽連記之征南將軍湯和既克福州遣人招諭興

化漳泉諸路其福甯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遂進攻延平初上既平方國珍欲遣使招諭友定使者至延平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使者瀝其血酒罌中

與衆酌飲之酒酣誓于衆曰吾曹竝受國厚恩有不以
死拒者身磔妻子僂及福州之敗友定自帥精銳守延
平和復遣人招諭之不答友定紀事本末言湯和進兵
友定殺使者憑血飲酒酌衆將及賓客證之明史友定
傳言太祖發兵伐閩而別遣使至延平招諭友定因有
殺使者憑血取飲之事據此則友定所殺乃太祖所遣
之使者與紀事本末異又按明史湯和傳言和駐師南
臺使人諭降不應是諭友定降恰是兩次然當友定執
至應天太祖面詰之言殺我胡將軍又不納使者云云
按胡將軍謂胡深也事見至正二十五年太祖責之以
殺胡將軍而但言不納使者似太祖所遣之使友定未
嘗殺也然則紀事本末言殺湯和之使者亦似不誤蓋
和使人諭降或即閩中人且與朝使有別故太祖不深
詰也今合兩次諭降竝系之是年仍據時平章胡美左
明史友定傳書之而增識其異于此

丞何文輝攻建甯克之元守將同僉達里瑪

舊瑪作麻夜潛

至何文輝營納欵美怒其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不可
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而欲以私忿
殺人可乎乃止壬辰美等整軍入建甯秋毫無犯民大
悅執元參政陳子琦送京師遣指揮費子賢守之湯
和兵至延平隔水而陳分一軍渡河攻其西門友定戰
不利謀于衆曰敵兵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困之乃日
夜勒將士擊刀斗被甲偶立不許更番稍休守者怨甚
會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攜貳收蕭院
判殺之于是軍士解體多出降者圍十日忽軍器局火
城中礮聲震地我師乘變亟攻城庚子遂克延平友定

見事迫乃與元樞密副使謝英輔叅政文殊哈雅舊作海呀

訣曰公等善爲計吾一死以報國耳退入省堂按劍仰

藥飲之英輔與達魯噶齊巴哈瑪勒舊作白哈麻皆具服北

嚮拜自縊死哈雅及所部兵爭開門迎降大軍入趨視

友定氣未絕也昇出水東門俄天大雷雨友定復蘇會

友定子自將樂來自首軍門請從父死俱械送京師上

面詰之曰元已亡若爲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納使者

今何憊也友定厲聲曰死耳尙何言遂竝其子誅之友

定子名海一名宗海工騎射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

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計元輒因而官之其後

或事元不終或去而爲盜惟友定父子死義時人稱完節焉友定以農家子起傭伍目不知書及據八郡數招致文學士知名者如閩縣鄭定廬州王翰之屬留寘幕下麤涉文史習爲五字小詩皆有義理其子亦喜禮文士有儒將風陳氏旣滅鄭定浮海入交廣間久之遷居長樂上卽位徵之至累官至國子助教唯王翰自友定敗以黃冠隱棲永泰山中者十年上聞其賢強起之自刎死 平章胡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甯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欵于是泉州以南郡縣皆望風歸附惟漳州路達嚙噶齊

迪里密實

舊作迭里迷失

引佩刀刺喉而死時稱崗有三忠謂

陳友定迪里密實及福州拜特穆爾也

拜特穆爾見前紀

以

右御史大夫鄧愈爲征戍將軍帥兵畧定南陽以北州

郡 是月湖廣行省平章楊璟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

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遂薄州城下守將鄧祖

勝出南門拒戰不克閉城而守進兵圍之又分兵攻寶

慶元守衛百戶周迪戰死遣官祭之 上既卽位元丞

相伊蘇

舊作也速

上書元主頗言庫庫悔悟元主乃諭之曰

省伊蘇奏卿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于儉

言不體朕心隳其先業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其思昔委

任肅清江淮之意卽將冀甯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但無以摩該爲名縱兵侵暴耳時元太子仍以庫庫拒命爲詞命圖魯李思齊及關保摩該合兵討之

元主諭庫庫之語見元史順帝

本紀系之至正二十八年正月辛巳輯覽謂盡削庫庫官爵在諭書後明史不載今系之是年正月之末

初上克集慶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韜等十七衛後又罷元所設平章總管等名定以所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至是復用中丞劉基議更定衛制大率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衛五千六百人所千一百

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
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凡有
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還則上所佩印于
朝單身歸第軍士亦各歸其衛權皆出自朝廷不敢有
所擅調又定取兵之法有從征有歸村有謫發從征者
諸將留戍之兵歸村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謫發則以
罪遷隸爲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畧也

及異明史本紀不載紀事

本末系之二月證之宋文憲洪武聖政記書洪武元年正月且言出太史令劉基所奏與基傳合今從之

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諭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
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

已而愛人貧者必賸人以肥已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皆不廉致之也爾等宜戒之 二月壬寅朔定郊社宗廟禮初學士陶安充議禮總裁官大祀之禮多出安所裁定至是與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始進其議其論圜丘方丘曰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司樂冬至至禮天神夏至至禮地祇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經典所載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是祭社所以親地又書言敢

昭告于皇天后土是知古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則皆對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秦立四時漢增北時遂有五方色帝之名武帝又增立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魏晉以後宗鄭元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宗王肅者以爲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雖因革不同大氏多參二家之說又自漢武立后土祠于汾陰雩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鄭元又惑于緯書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侖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爲二後世又因之一歲

二祭若夫合祀天地始于王莽元始間莽奏罷甘泉泰時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其親祀北郊者唯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元宗四帝而已宋元豐中議罷合祭故政和之專祭北郊者凡四南渡以後唯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順以後唯祀昊天上帝中間惟仁宗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依周制分祭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

臣以五嶽五鎮四瀆從祀其論宗廟曰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此有天下之常禮若周文王武王以有功當宗不祧故皆別立一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百世不遷漢每世輒立一廟不序昭穆又有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又于長安故高廟中祀成哀平三帝別立四親廟于南陽舂陵祀父南頓君以上四世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于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

于元莫之改唐高祖尊高曾祖考立四廟于長安太宗
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元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
時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百代不遷親
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
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
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
之位神宗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
室而不祧者五宗崇甯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
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甯宗始別建四祖
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

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請追尊高
曾祖考四代各爲一廡廡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
凡五享從之安等又言古者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
祖廡唯春秋於各廡自漢而下廡皆同堂異室則四時
皆合祭今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廡上親加裁定命以
孟春特祭于各廡三時及歲除則祫祭于德祖廡又定
制大祀園丘方丘宗廡皆天子親祀歲以爲常 癸卯
命平章湯和提督海運時大軍北伐使造舟于明州運
糧輸之直沽以給軍食 以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
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爲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諭之

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望風歛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它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今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若先遣人宣布威德必有歸歛迎降者不得已而舉兵則扼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以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填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丁未詔以太牢祀先聖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戊申上親祀社稷先是中書省進社

稷議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立者曰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勝國之社屋之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唯立大社大稷社皆配以句龍稷皆配以周棄漢高祖除也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社大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竝建社稷元宗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如東漢時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以春秋二仲上戊

日祭今宜因之是日上親祀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
通天冠絳紗袍行三獻禮初上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
屋備風雨學士陶安言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亾國
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于
齋宮望祭從之

論曰明初議禮始于吳元年召陶安爲翰林學士充
議禮總裁是元年所進者卽安議禮時所定之大祀
而事由中書省故李善長傅瓛之名在前蓋瓛時爲
中書省參知政事也明史陶安等傳贊曰明初之議
禮也宋濂方家居諸儀率多陶安裁定大祀專用安

議其餘參彙衆說從其所長裕禘用簷同時享用朱
升釋奠耕藉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祝
祭用魏觀軍禮用陶凱皆能援据經義酌古準今郁
然成一代休明之治伯兄弢甫陶學士年譜云明初
以圜丘方澤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爲大祀而證
之明史學士所議之大祀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而已
圜丘方澤用周禮冬夏至分祭至洪武九年太祖感
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祀天地情有未安
乃作大祀殿定爲正月南郊並祀天地于是天地之
分祭者變而爲合祭矣宗廟則立四親廟以德祖爲

高祖是德祖卽始祖也嘉靖四年奉德祖于祫室則祖之百世不祧者變而祧之矣社稷則据古禮異壇同壇以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至洪武九年用禮部尙書張籌之議請合祀社稷罷句龍后稷之配而易以仁祖以成一代之盛典于是社稷之異壇者變而同壇祖之不配社者變而配社矣一代休明之治不得與明爲終始可勝慨哉按學士議禮謂社稷之社與郊社之社異社與郊對舉則天地分祭之本義也社與稷異名則社稷異壇之本義也攷洪武元年之制社稷本爲中祀一以示二社之分一以明配祖不配

祖之異自九年配以仁祖而社稷不得不升之上祀
于是先農朝日夕月之等反降而爲中祀矣此則議
禮之疎也夫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
之社而二社隆殺之義淆矣社稷同壇則旣以仁祖
配社者復以仁祖配稷而配祀之制稷與先農本無
區別后稷以配稷又以配先農是先農卽稷也以五穀言則曰稷以農祈言則曰先農二仲之祭常祭也故與社同日農祈之祭因祭也故與稷異名今以罷句龍后稷之配遂
竝先農之配位而罷之豈知先農者固始爲稷之人
議禮之初列之上祀具有精義今以配祖之故躋社
稷于先農之上則何以解于逆祀之譏哉然則學士

議禮誠爲酌古準今而不謂太祖已及身而盡變之
彼張籌者固不足論何以宋文憲之默無一言也

壬子詔衣冠悉如唐制 癸丑副將軍常遇春克東昌

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在平等縣皆降 甲寅湖廣平章

楊璟克寶慶先是璟分兵取寶慶下之復爲陳友諒將

周文貴所陷至是璟遣千戶王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

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走遂復寶慶 己未學

士陶安等請制五冕上曰五冕禮太繁今唯祭天地宗

廟服衮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四冕皆不用

列國明史禮志系之是年無月日今據
陶學士集卷首所載國史作二月亡未 壬戌勅贛州

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取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自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兵爲犄角之勢必無不克廣東既平合兵取廣西先聲旣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乙丑命中書省定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議驗田出夫于是省臣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其田多而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

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上
又諭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自今凡有興作不
獲已者暫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悉罷之

丙寅大將軍徐達克樂安先是達未至樂安俞勝納
款禮而遣之勝歸復叛會常遇春克東昌將會師濟南
與達合兵追擊勝敗之距樂安五里爲土河所隔命軍
士填壩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達遣指揮華雲龍帥兵
守之 庚午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

國琦潛菴史稿典故皆作周琦今仍據明史典故宗傳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

謹身殿儀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郭

淵友等曰諸生於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

不流浮靡庶儲德亦有裨助因厚賜之 三月辛未朔

命儒臣修女誡時朱升方進翰林學士命總其事諭之

曰治天下者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

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

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壺

政由內出鮮不爲禍唯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爲所

惑卿等其纂女誡及古賢后妃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

孫知所持守于是升等編錄上之版明史本紀作三月

小建故辛未乃三月之朔也紀事本末作丁未二月無丁未誤今據本紀 楊璟既克寶慶

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帥師取全州壬申克之元平
章阿思蘭遁去于是道州莫友遜甯遠州李文卿藍山
縣黎元帥相繼降 甲申大將軍徐達奏上所獲山東
土地甲兵之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
上曰銀場利于官者少損于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
以此重勞民力不許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
縣竝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皆予錄用 辛卯彗星
出昴北大陵天船間長八尺餘掃文昌近五車踰月始
沒攷墨元史順帝紀作庚寅按明史天文志作辛卯又
云己酉乃沒辛卯則是月二十一日己酉則四月初
九日潛菴史稿云十九日乃沒者是也今 丙申征戍
据明史天文志又孫之驥二申野錄同

將軍鄧愈帥襄漢兵攻唐州克之進兵南陽敗元兵于瓦店逐北抵城下丁酉克南陽禽元史國公等二十六人徐達引舟師泝河克永城歸德許州至陳橋己亥左君弼以汴梁降初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又自安豐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書曰天下兵興豪桀竝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今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度日如歲足下縱不念妻子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幸留意焉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

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
洛李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乃與元將珠展等
珠展譯見前紀帥所部詣達納欵達遣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
帥步騎自中潯進取河南 是月遣官祭告仁祖陵

夏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箆卻之令四方無妄獻夏異紀事

本末系之三月乙酉今據明史本紀作辛丑蓋是年四月之朔也 廖永忠舟師發福

州先以書招諭廣東行省左丞何真真東莞人元末盜
起真聚眾保鄉里元至正十四年縣人王成陳仲玉作
亂真攻之不克會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真
擊走常殺仲剛以功授廣東都元帥守惠州海寇趙宗

愚陷廣州

及墨趙宗愚潛菴史稱趙作邵詒書又有作鄧者今据明史列傳

真以兵破

走之復其城擢廣東分省參政尋擢左丞贛州熊天瑞引舟師數萬欲圖真真迎之胥江天大雷雨天瑞舟楫折真乘間擊走之廣人賴以完因舉兵再攻王成誅仲玉而成卒固守遂圍之募禽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以出真予之鈔命具湯鑊趣烹奴號于衆曰有奴叛主者視此于是緣海之叛者皆降時中原大亂嶺表隔絕有勸真效尉佗故事者不聽至是聞上定天下得永忠書遂航海趨潮州永忠至潮真遣其都事劉克佐籍郡縣戶口奉表詣軍門永忠以聞詔褒真曰朕惟古之豪

桀保竟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羣
雄間非真主不屈朕實嘉之今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
煩一兵不折一鋌保竟來歸漢唐名臣何多謬焉是日
永忠至東莞真帥官屬迎謁虎頭關遂入廣州元將盧
左丞亦降時分遣指揮陸仲亨等徇英德清遠連州皆
下之永忠入城首禽趙宗愚數其殘暴斬以徇廣民大
悅遣使馳諭海南海北諸道令納印請降事聞詔真馳
驛入朝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桀有三易亂爲治者
上也保民達變者次也負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
卿輸誠納土不逆顏行可謂識時務者擢江西行省參

知政事

張異明史永忠本傳馳論九真日南朱崖儋耳等郡重修三編以爲此皆漢郡非元明間地名

乃易爲海南海北諸道今從之

丁未祫享太廟奉懿祖以下皆合祭

德祖妣居中南向懿祖妣東弟一位西向熙祖妣西弟一位東向仁祖皇考妣東弟二位西向先是詔製太廟祭器上曰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隨時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夫生旣不用死而用之甚無謂也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戊申命諸臣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諭之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

此者欲令後世子孫知王業之艱難不敢以富貴驕也
徐達帥大軍自虎牢關進次河南塔兒灣元庫庫弟
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于洛水北常遇春單騎突入
其陳敵發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殪其前鋒
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脫音收散卒走陝州
我軍追奔五十餘里達遂進營于洛陽城北門李克彝
復走陝西元梁王阿掄降

舊作阿魯溫輯覽譯改
阿哩衮今據重修三編察罕

特穆爾之父也餘皆望風降遁達遣左丞趙庸守之

壬子常遇春克嵩州元守將李知院降甲寅入其城分
兵下未附諸山寨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

曰史傳所書漢唐宦官之禍亦人主寵愛自致之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輩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預政不典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于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城中食盡援窮鄧祖勝仰藥死叅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璟趣軍士四面亟攻之丁巳夜三鼓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帥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于是耒陽等

州皆相繼降 戊午元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降庚申

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刺魯許州右丞謝李陳州

知院楊崇皆遣人詣大軍降辛酉參政傅友德分兵取

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常遇春下汝州又分兵徇

郊縣于是河南悉平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

元脫音特穆爾復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徇

裕州守將郭雲以義兵保其城累遷至平章時河南郡

縣皆下唯雲獨爲元堅守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

戰被執大將軍呵之跪雲植立嫚罵求死脅以刃不動

大將軍壯之送之京師上奇其狀貌釋之會上方閱漢

書問雲識字否對曰識之因授以書誦其語甚習上大
喜厚加賞賜尋用爲溧水知縣有政聲 詔免山東夏
稅秋糧凡中原經兵亂流離失業者遣使分振之 甲
子上發京師幸汴梁時有言汴梁居天下之中宋之故
都在焉上方欲與大將軍謀取元都遂以視師行留左
丞相李善長御史中丞劉基居守 丙寅馮宗異克潼
關方大軍之下河南也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合兵守潼
關會火焚思道營思齊移師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
德欽等駐關至是聞大軍至思齊棄輜重走鳳翔思道
走郟城宗異入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奔潰方

宗異克陝州上遣使諭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徐達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遏西路之援事畢且帥所部兵回汴梁是月曲阜孔克堅來朝克堅先聖五十五世孫也元至正間襲封衍聖公有薦其明習禮樂者徵爲太常同知禮儀院事以其子希學襲封未幾克堅遷國子祭酒尋謝病歸時天下方亂起爲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皆不赴方大軍之定山東也克堅稱疾遣希學來謁大將軍達送之京師希學奏父病不能行上敕諭克堅未有稱疾則不可之語會克堅奉建元詔下將入朝行至淮安聞命皇恐兼程而進至是進見于

謹身殿上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有三上曰卿年未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以官惟先聖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宜俾之進德修業以副朕懷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因顧侍臣曰先聖後裔宜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命暫囚京師 初置山東行省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任山東參政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上之卽位也進安知制誥兼修國史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至是以江西參政闕論

安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勇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之地撫綏化導宜莫

如卿安辭上不許遂之官

弼異据安傳擢知制誥兼修國史在是年授江西參政之

前潛菴史稿系之元年正月庚子謚之學士集首册命之文則同是在是年四月無日蓋一月先後同事也賜帖子在知制誥時今竝系之

五月庚午朔馮宗異請益

四月授江西參政之下

兵守潼關謀于大將軍達達曰此三秦之門戶目前健將無如郭興者乃令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兵守之宗異回師至陝州與達俱還河南達分遣指揮王臻討平虢州山寨指揮豐諒任亮討平鞏縣雞翎山寨竝天堂王山等寨參政傅友德取凌青黑

山二寨悉收叛民降之 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

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噶齊拜珠

舊作拜住

率官吏父

老迎降時元吏部尙書布延特穆爾

舊作普顏帖木兒

張翺以

奉詔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大兵適至募民兵迎

戰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將吳鏞出降布延帥所部百餘

人走鬱林朱亮祖勒兵追之布延戰沒翺赴水死亮祖

駐師藤州

攷異翺紀事本末作翺今據三編

庚寅車駕幸汴梁召大

將軍達等詣行在 辛卯改汴梁路曰開封府 副將

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自河南來謁行在上授宗異爲

征鹵右副將軍留守汴梁 癸巳置中書分省于開封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克之于是鬱林潯貴諸郡
悉平尋會楊璟之師于靖江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

何文輝扈從授河南衛指揮使都督同知康茂才留守

陝州任亮守嵩州 六月庚子朔徐達朝行在攷異據明史本

紀達朝行在在是月庚子而紀事本末言五月庚寅召
達等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是二人之至行在在
先達以在河南南部署開守事宜故遲十日始行也諸書
並系之五月蓋牽連記之耳今分書之其餘達至之月
日仍據明史上置酒勞之且謀北征問計達曰臣自平齊魯

掃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觀望不進及潼關旣克張李
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搗元都可不戰有
也上據圖指示曰卿言誠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宜選

裨將提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使彼外援不及內潰自生必可克也達復進曰使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上曰元運已衰行自漸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達頓首受命 壬寅上躬祀開封府諸神仍遣官祭境內山川癸卯徐達辭行在會副將軍之師議北征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皆遣使納款歸附 初楊璟克永州先遣左丞周德興分兵扼靖江險要絕其聲援大軍至直薄靖江屯北關分遣叅政張彬屯西關會朱亮祖自廣東來

屯東門象鼻山下四面圍攻凡二旬不下瓌謂諸將曰
彼所恃者西濠水耳決其隄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
引兵攻埤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水涸築土隄五道
傅于城城中固守又兩閱月元守將額爾吉納舊作也兒吉尼

等勢蹙驅兵出南門戰指揮胡海洋擊敗之瓌乃陰遣
人構其總制張榮榮以書繫矢射瓌營期以是夜降壬
戌漏二鼓榮遣其戲下裴觀縋城出備言城中乏食可
取狀瓌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四鼓從賓賢門
入至期命諸將帥衆徑進額爾吉納聞變倉卒走追至
城東伏波門禽之時靖江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

訪使僉事特穆爾布哈

舊作帖木兒不花

元帥約尼圖們

舊作禿

蠻萬戶董綽哈

舊作董丑漢

府判趙世傑皆先後力不支自

殺

覆剔据諸書所記克靖江事但言禽也兒吉尼而自帖木兒不花以下四人之死皆不具今据明史陳友

定傳及重修三編補入

先是張彬攻城爲守者所詬恚曰城下當

悉屠之比克城璟先下令曰殺人者死彬懼而止衆心

遂安 乙丑詔賜北征將士夏衣 戊辰廖永忠進兵

南甯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耀珠等

舊作

咬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命真守其城送耀珠至京

師 是月定國子學官制增設祭酒司業等官以太子

賓客梁貞兼祭酒掌監事 遣使祭元故平章察罕特

穆爾 秋七月己巳朔廣西左江太平路土官黃英衍
右江田州路土官岑伯顏遣使賞印詣平章楊璟軍納
款 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遁後帥餘衆退保象州廖
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界阿思蘭遣其
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
僧保詣永忠納款許之 征戍將軍鄧愈克隨州降元
右丞王誠于是葉舞陽魯山等州縣皆相繼下之壬午
分遣指揮吳復討平牛心光石洪山諸叛寨均房金商
之地悉定 戊子永忠下象州阿思蘭帥所部自詣軍
門上元所授銀印三銅印三十七 庚寅命振恤中原

貧民 辛卯上將還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上諭之曰中原之民久苦兵革朕欲拯之水火故命卿
等北征非得已也唯是元之祖宗入主中國天寶命之
及其子孫罔恤民艱始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每
觀前代革命之際屠僇如仇違天虐民朕不忍也諸將
克城之日勿虜掠勿焚蕩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
元之宗戚宜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成朕伐罪弔民之
志丙申上發開封 丁酉楊璟徇地至郴州元守將左
丞楊以誠詣大軍送款是時廣西悉定璟自靖江振旅
還 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天下府州縣開設學

校上嘉納之 廣東既平有南海賊馮簡等作亂邑人
關敏倡義擊賊死之官兵討賊既平以其事聞上曰敏
生未授官而能仗義討賊没于王事朕甚軫之詔特贈
敏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表其鄉曰忠義命立祠祀
之 閏月己亥朔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師于
河陰遣諸將分道徇河北地庚子右丞薛顯參政傅友
德兵至衛輝元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克之癸卯
至彰德二復走降其部將陳同知等甲辰龍二部將楊
義卿以船八十般來歸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
昱棄城遁邯鄲尹都文玉帥父老迎降進攻趙州獲元

將侯僉院等凡所克城邑皆遣裨將守之友德等各帥

師會于臨清 丁未車駕至京師 己酉大將軍達師

次臨清議以水陸之師分道竝進遣人詣東昌檄都督

同知張興祖詣樂安檄指揮華雲龍皆以師來會庚戌

令傅友德帥步騎以開陸道會友德游騎獲元將二人

以爲鄉導又令都督副使顧時浚牒以通舟師自臨清

至通州之路攷鼎顧時浚牒通舟師見明史徐達及時

知府方克勤禱雨之事此大誤也克勤授濟甯知府乃

在洪武四年至朱亮祖勒民夫濬河乃洪武八年鎮北

平事是時克勤方自京師朝覲歸其年十月罷官則朱

亮祖之至及克勤之禱雨正八年五月間事也且是

年亮祖征廣西何嘗從大將軍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

北征耶今刪去改入洪武八年

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大將軍達遂帥馬步舟師
刻期北發命政守東昌竝鎮撫臨清會副將軍常遇春
已先驅陷德州遂合兵取長蘆戊午元守將左僉院遁
遂克長蘆扼直沽河得海艘七比橋以濟師于是遇春
與張興祖各帥舟師竝河東西以進大軍統步騎在前
水陸輻湊元丞相伊蘇左次海口望風而逃燕都大震
癸亥大軍至河西務敗元平章之兵禽其知院等三
百餘人丙寅遂克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布顏特穆爾舊作
木兒力戰死之是日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
避兵北行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于是詔以淮王特穆

爾布哈

舊作帖木兒不花

監國慶通

舊作慶童

爲中書左丞相同守

京城時左丞相寶勒們

舊作失烈門

及知樞密院事赫色

舊作

黑

斷宦者趙巴延布哈

舊作伯顏不花

皆諫以爲不可行不聽巴

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守奈何

棄之臣等願帥軍民及諸集賢俗

舊作法奇反

出城拒戰願

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遂以夜半開建德門由居庸關

北走先是元主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摩該合攻庫庫

而令關保以兵戍太原庫庫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

廷所置官吏于是元主下詔盡削庫庫官爵令諸軍四

面討之時大軍方進兵潼關思齊等倉皇西遁而摩該

關保等尋爲庫庫所禽殺元主大恐乃悉復庫庫官令與思齊等分道捍禦詔下而思齊等會諸將于鳳翔總關陝秦隴強兵十餘萬不急國難猶日與庫庫干戈相尋未及一月而大軍直薄都城救援不及以至于亡

是月詔定軍禮中書省會儒臣議親征遣將禮奏之

詔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諭中書省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耻然後責其成功定制自今除府州縣官賜白金十兩布六疋又諭新授北方守令曰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等宜體朕意善拊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

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特民有受惠之實

卽汝亦獲循吏之名勉之 詔免吳江廣德太平甯國

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庚午徐達等兵至元都次齊化

門將士填濠乘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

淮王特穆爾布哈中書左丞相慶通平章德爾畢什舊作

迭兒保賽音布哈舊作卜賽及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

穆辰舊作等不降死之餘不僇一人封府庫圖籍寶物

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宮人妃主皆令其宦

者護視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尋下令凡

在元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時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

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紿僕取酒乘間投井死左丞丁敬
可郭允中皆死之達遣人赴京獻捷仍令薛顯傅友德
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又所獲宣府鎮南威順王子六人
皆送京師 壬申以京師火災四方水旱詔中書省集
議便民事 甲戌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
平又遣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徇永平
路下之 丁丑始定六部官制初中書省設四部掌錢
穀禮儀刑名營造諸務至是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部
每部設尙書侍郎等官仍隸中書省又各部設郎中員
外郎主事等官以資佐理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初上

幸汴梁基與丞相李善長居守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
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寺有過者皆
啟皇太子寘之法人憚其嚴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
抵罪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
卽斬之由是與善長忤上歸善長愬基僇人墮地不
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會上以早求言基奏士卒物故
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齒骸暴
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上納其言旬日仍
不雨上怒會基有妻喪遂請告歸許之 己卯以元都
平下詔大赦殊死以下將士從征者恤其家逋逃許自

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災荒以實
聞免鎮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衍聖
公襲封竝授曲阜知縣如前代制有司以禮聘致賢士
學校毋事虛文平刑毋非時決囚除書籍田器稅民間
逋賦免徵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
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復他利害當興革不
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壬午上幸北京初上欲營都
于汴梁不果及平元都下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
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朕將以春
秋往來巡守又命徙北平民于北京尋改大都路曰北

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邪命黜之時中書省
臣謂御史職居言路有失宜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
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
凡邪人之事上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
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敢爲此妄言夫去小
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則害滋大
矣卒黜之致異學士之卒三編書之九月潛菴史稿書
九月壬寅之下證之學士集但云是月戊戌
朔伯兄撰年誌定爲癸卯初六日又草時務十事明史
本傳作十二事今悉據本集書之御史言安過洪武寶
訓在八月甲午則安卒前一
月事也今牽連記之 癸亥詔曰天下之治天下
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于敦勸歟朝

廷疎于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
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
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
司禮遣 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留指揮李傑守
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元守
將孫平章棄城遁達嚕噶齊濟農實克章舊作銀納錫彰聞大
兵已取元都朝服投崖死附則取真定達魯花赤銀納錫彰死諸書不載今據明史
陳友定傳及三編譯改補入是月定正旦朝賀之儀初登極朝賀
儀注皆中書省會禮官奏定至是大畧仿之又定中宮
朝賀之儀 冬十月戊辰朔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衛鎮

撫劉聚守河間兼領府事令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帥師自河南渡河由武陟取懷慶庚午克之元平章白素珠棄城遁我軍遂踰太行破碗子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 丁丑車駕還京師戊寅以元都平布告天下 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勞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 是月置京畿漕運司以龔魯薛祥爲都轉運使時薛祥轉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賊驟至祥不爲動好語諭散之上聞大

喜以方用兵供億艱故設官專職其事祥分司淮安浚河築隄自揚達濟數百里徭役均平民無怨言時元都方下官民南遷道經淮安祥必多方存恤之 十一月

己亥詔徵天下賢才特遣起居注詹同魏觀侍御史文

原吉等分行各府州縣訪求以聞

疏異明史本紀言遣使分行天下不言其

人潛菴史稿云遣文原吉等紀事本末云命學士詹同等十人今證之同傳有同與文原吉魏觀等觀傳則云借詹同吳輔趙壽等有名者凡五人重修三編備列之惟是年十一月建大本堂有命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讀書之事觀傳同其下文云未幾借文原吉詹同等分行天下則是二事同在十一月蓋所召有先後之不同耳今並系之十一月其干支

仍据本紀及潛菴史稿

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園

丘壇二成弟一成昊天上帝南向弟二成東大明星辰

西夜明太歲用李善長陶安等議也有司請配祀上謙
讓不許先期親爲文告太廟曰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
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闕失去年
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早莫兢惕恐無
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
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善惡奏帝前無隱候南郊竣事
臣帥百司恭詣廟廷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

辛丑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以教
太子諸王謂太子賓客梁貞王儀等曰范金礪玉所以
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

其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后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而化它日爲政自能合道卿等勉之又令廣選才俊之士充伴讀官上時臨幸堂中商榷古今評論經史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諸臣讀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鼂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宜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

王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詔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襲封衍聖公進二品秩賜銀印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學曰教授曰學錄曰學司各一人又立尼山泗水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又授其族人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 癸丑徐達克趙州薛顯敗元脫音特穆爾之兵師次保定取七塚寨將分兵與湯和馮宗異等徇山西會元庫庫特穆爾遣其驍將哈扎爾舊作韓扎兒來攻澤州平章楊璟等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我師失利璟大敗而返方元帝之

北走也庫庫謀援大都不及會元帝至開平仍趣庫庫引兵出雁門由保安徑居庸以攻北平大將軍遼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全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兵足以禦之今我軍乘其不備直擣太原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徑趨太原 癸亥上手詔召劉基還方基之告歸也瀕行奏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輕也時上方銳意滅庫庫又欲營中都故基言及之洎聞庫庫阻大兵頗思基言乃手詔叙其勲伐趣赴京師基既至賜賚甚厚又追贈

基祖父皆永嘉郡公

攷劉按基以八月告歸起三月詔召還證之基傳基言王保保

未可輕已而定西失利庫庫竟走沙漠卒爲邊患是基之召還正以此也然明兵出塞凡失利兩次一本年韓店之敗一五年大將軍定西之敗皆如基言則富韓店失利太祖已悟故亟亟召之也韓店之敗在是月癸丑去癸亥十日則正失利奏至之時

今系之本月召還之下爲得其實 十二月丁卯徐達

帥諸軍攻太原克之時庫庫出師行次保安聞之亟還軍自救前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帥敢死士數十騎衝卻之副將軍遇春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傷若夜劫之可以得志達曰善會庫庫部將呼必勒瑪舊作節鼻馬潛遣人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乘夜銜枚襲之舉火爲號內外相應大軍繼進敵

聞鼓譟聲自相驚擾不戰而潰庫庫方然燭治軍書倉

卒不知所出跌一足乘孱馬以十八騎走大同呼必勒

瑪以其衆降得兵四萬遂下太原遇春帥輕騎追至忻

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庫庫走甘肅致墨据潛菴史稿

卯按庫庫據太原河被拘在彼至十二月克太原庫庫

走始得河歸紀事本末系之十二月克太原之下今從

之己巳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凡

民間詞訟寃抑府州縣及按察司不爲伸理及有機密

重情許擊登聞鼓由御史引奏其他戶婚田土及門殿

軍役等件但許具狀赴通政衙門及當該衙門告理不

許徑自擊鼓守鼓官不許受狀有軍民人等故自傷殘

恐嚇受奏者由守鼓官校執奏追究教唆主使之人一
體治罪其後又移設于長安右門外六科給事中派一
人監之 庚午徐達遣傅友德薛顯邀擊賀宗哲于石
州拔白崖桃花諸山寨友德又敗元將圖魯卜于宣府
副將軍馮宗異克猗氏禽元右丞賈成進攻平陽禽元
右丞李茂等進攻絳州禽元左丞田保保等又分遣裨
將陸聚等討平諸山寨于是陽曲榆次平遙介休皆以
次下山西悉平 辛未詔中書省會禮官定官民喪服
之制時御史高原侃奏言京師人民循習元俗凡喪葬
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唯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

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況送終大事尤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上是其言尋又詔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代風俗相沿流于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也宜明立禁條頒示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夜異定官民喪服制見明史禮志蓋洪武元年御史高原

侃所奏潛菴史稿紀事本末

壬辰遣使以書諭僞夏

昏系之十二月辛未今從之

明昇歸命 是月行人汪河至京師河奉使庫庫被拘
六年上甚嘉之擢爲吏部侍郎陳西征方畧踰年改御
史臺侍御史後遷晉王左相居數歲卒 上以東宮師

傅皆勲舊大臣當待以殊禮命禮官定三師朝賀東宮
儀議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
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今擬凡大朝賀設皇太子座
于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中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
于前仿唐制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從之 是冬
以崔亮爲禮部尙書錢唐爲刑部尙書亮藁城人平吳
歸附授中書省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歸至是

尙書錢用壬請告去起亮代之方亮居禮曹時卽位大
祀諸禮多所條畫由是知名及擢本部尙書一切禮制
凡用壬先所議行者亮皆援引故實以定其議而考證
詳確過之唐象山人上卽位以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
部尙書以代周楨 是歲方國珍入朝上以其謝書懇
誠弗罪也居數月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國珍
卒以善終京師其時國珍官屬降者皆徙滁州獨赦邱
楠以爲韶州知府嘉其曾勸方氏歸誠識天命也詹鼎
以代草謝書爲上所賞鼎甯海人有才學爲國珍府都
事判上虞有治聲旣至京未見用乃草封事萬言候駕

出獻之上爲立馬受讀欲官之而爲省臣楊憲所沮蓋
忌其才也憲敗除留守經歷遷刑部郎中坐累死北
征之役令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于
汴梁已而大將軍又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又
令發萊州洋海倉于是始定于遼東北平由海運輸餉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徵元太史張佑張沂等十四人
至京師有黑的兒者回回國人也上詢以元定厯之官
兼設回回厯科踰年復召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
一人至于是始定厯法兼設回回司天監陳友定之
滅也閩中悉定平章胡美請置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

之是年六月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復帥眾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拒守會建甯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會平章李文忠進兵夾勦禽子隆谷保等誅之餘黨遂平 上自爲吳王時命攷周禮五輅制以玉輅太侈用博士詹同言常乘皆用木輅至是卽位有司奏乘輿服御應以金飾詔用銅有司復言萬乘尊嚴此小費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愆乎此第儉約非身先無以率下且奢泰之習未有不由小而致大者也卒不許一日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爲游觀之所

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猶不欲耗中人之產以爲一身之娛爾等宜以爲法鑒